



文中子序

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爵
潔身不仕十八代祖放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
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
辟不就九代祖寓道感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
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
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房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
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
凡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
爲洪儒鄉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儒之職也
不可疏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

儒門二續康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如北事魏
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
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傑曰安康獻公安康獻
公生銅川府君諱雍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王之業
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
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
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
盡稽古雖負先帝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
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
稱善然未其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詩氏銅川所治著
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

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
而來見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
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
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
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
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月無定王也上一失其道
民散又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
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
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
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嬰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

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
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
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
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立樂於
北平霍淑考易於族父仲華不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
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
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遵王道
推霸禮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
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
有蕭牆之變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
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

之心乎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遂吁嗟道之
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至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
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
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末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
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于河汾故
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
之道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上塔撮如也道之
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
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
姚義宗范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
中山黃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

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
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
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馬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
士徵並不至十二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醫救謂曰吾夢
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求厥齡
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
至人乎自神老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
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
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
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
子繇麻設位哀收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

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三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
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
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承及行
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
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
弟疑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杜淹撰

先聖
銅川
府君
文子
中世
六考
事家

文中子中說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
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
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
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
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
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
公之述曰皇極謹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
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
獲觀成訓勸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

帝王之道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二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常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離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法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

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古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餘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與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

皇初年
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頌之則吉，逆之則凶。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我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子聞之曰：誕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

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露襟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利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賈瓊嘗書至桓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繁師玄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荅之以酒。詒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勸，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

者也。象或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
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
何爲而戴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
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
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
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
乎。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
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
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
猶天乎。吾察之矣矣。目光忽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
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

也。夷等

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
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
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
禮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
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
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
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
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
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泊囊倫乎。孝逸再拜謝之。
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
焉。出謂曰。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

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
子子曰羊枯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
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
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
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
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
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晞問曰衛玠
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寬
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
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
敬視人之孤猶已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

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
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
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為道
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
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子
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
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
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
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
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讀
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

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子曰義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玄齡志而密徵也直而遠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察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

人子下

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荅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劭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填篋而天子不應我其未達歎薛收曰吾嘗聞天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天子之所痛也不荅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解乎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麋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嶷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遠嶷也擬若竝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嶷也若

之書

卷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已
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薛收問
神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
小子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賈瓊問君子之
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
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於天下
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
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
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
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
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

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歛容子曰我未見知命
者也子曰不說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
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
登塲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
子之室酒不絕薛方士問蔡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
槨封域之制無虧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
為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
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
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
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

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牛弘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桑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動，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為心。

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子燕居，董常實歲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

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謚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感于口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因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

九師
淮南
王聘
九人
撰述
者號
易

易

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憇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撈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爲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

同州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石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

以怨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
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
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視民如傷
奚爲不終實威好讓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北山
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无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
急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遠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
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
康天下也子遊河間之渚河上文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
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
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
從久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五

古著
伊尹

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曰堯
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
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
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
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未由也已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
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
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懷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
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
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

平楊

陳思王
植也
植為
太子
植為
太子
植為
太子

古之織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
孝緯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
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惣詭人也其文虛皆
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
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君
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巖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
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
也恪乎恪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抄怪或
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
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
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

也羅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寒
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名曰化天
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
成功善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
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叔
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
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
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
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焉曰我
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
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棄其人慕曰我

卷之...

...

...

名

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而譽而背毀魏徵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迨中者也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問

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絺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伎无所不至子曰吾於讚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下吾於詩書也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子問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摯

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无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无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旣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

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旣而曰：奚適而無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令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令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言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

無功
王績
之子
子第

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
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
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
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
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
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志易以興無德易以衰無功作五
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豐豐焉若寒暑進退
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

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

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器

聖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

可乎曰道足乎曰是則吾不知也陳守謂養生曰吾行今

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

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美退而靜居三月盜賊

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房玄齡問田時何人也

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

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大原

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

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盡善又

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父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國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進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謀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

惟周公乎秦之幽遠矣哉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此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亦管仲不得而替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昔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昔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生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

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獨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筆。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上。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心。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

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

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

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子

曰。大風安不忌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

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亡而

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

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

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

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大

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

高書
歌大
風漢
武歌
秋風

天依
叔姪
禮書
死依
生依

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蓋官乎。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曰：誠哉。或問荀彘，荀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子曰：言而信，未嘗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檐如，劔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實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董常歌邶柏舟，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邶公好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不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本之好古者，聚財。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勸魯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遂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聖人乎。生一矣，不得與之變。薛曰：問隱于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子謂姚義能交，或曰：魯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廣子曰：廣而不隘，又所以為能也。子謂是曆率并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經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誡。曰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

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紫師玄曰遠矣吾觀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謂之不戚我思不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敢干慙而違之既而曰玉帛云乎設子謂方玄齡曰好成者成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子謂姚義可與友又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使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奇尚惟傷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薛宏請見六經

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鄰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和詰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讓焉越公待之如舊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侯焉得勇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鬼子曰必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此人乎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焉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務去威賈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爾志子曰美玉則患遠矣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設身而已况吾儕乎炫曰吾談
之於朝無表獻者子不春退爾門人曰然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愛吾獨得
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
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獲也
子乘二言乎子曰微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
別矣夫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
之則殊也而造道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
乘遠一也本補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
覺也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

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
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
仁智博達則夫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
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
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遠矣其有君臣經畧當其地乎其
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歸之乎進退消息不
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
乎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乎必有師
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有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
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文中
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

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洋洋
乎昆黃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
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妄哉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
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
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面而已子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
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
其惟誠乎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
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

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文中子曰晉而下
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
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
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務
公之道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父夫曰廢之何
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故助彌繼風
止燎爾子讀洪範讜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
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邳博之事問於
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
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言曰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其

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察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慍，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見縑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楚公問：庠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子見耕者必勞之，見主人必必之，鄉里不駭，雞犬鳴則盥漱具，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

交睫者三月，入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智乎？子曰：至矣。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莫無主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邇人乎？志其慙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謫其美，泰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亡。

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子謂李靖智勝
仁程元仁勝智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賈瓊問何以
息誘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
而德遠美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梅收曰城復于隍矣賦
兔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子曰好動者
多難小不忍致大災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
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日智可獨行乎
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子曰元亨
利正運行不墮者智之功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
之以義不動也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
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玉

雖興無以定禮樂美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
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賈瓊問
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
見美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
利矣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
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
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
之難也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
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或問韋孝寬子曰幹
矣問楊愔子曰輔矣字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順

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賈瓊爲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錢之瓊
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而諷
之無闕其徒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子曰元
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
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
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
其於彼心自作之乎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
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薛生日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
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
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
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

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去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
何哉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
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
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
續乎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
予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
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子謂任薛王劉
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下
考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繫名索實此不可去其

任薛王帝同任薛
帝後劉王帝同
劉薛同帝
薛劉同帝
劉薛同帝

禮樂篇
卷之四
四

爲帝實失而名存矣或問謝安子曰簡矣問王道子曰敬
笑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
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
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
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
以御今之有乎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性學矣乎子曰
恭則物服慈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見平者也或曰
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爲我
輩設哉子不荅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
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文中子曰七制之
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

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禹
之命尚正乎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
無大憂焉薛收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
禹皋陶所以順天命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
博聽也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
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於几杖居
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
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
者之所爲乎收乎逆上吾不與也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
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
故賢人積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

帝素可不謂有志之主乎。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雋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邴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鬪人，以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

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又於其道鍾羨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彛倫矣。子出自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邀我生民也。子爲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鱸鯨非溝瀆所容也。程元曰：敢明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

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
北之疑、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
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
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然樂，勤而不厭者乎？聖與
明，吾安敢處？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
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者也。子曰：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舉苟毀，好憎尚怒，
小人哉！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
君子不與也。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跡，近而不狎，類
如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川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
和，怨而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

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
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有鼓也。
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
起將延之，釣者搥竿鼓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搗
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
撰焉。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
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
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猶
善可矣，不有言乎？誰明道乎？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
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文中子以記人
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懼，魏徵能之聞

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亂世羞富貴。實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邪。叔達出。遇程元。實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也。謂柔非。

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予在絳。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役。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賈瓊事楚公。困諂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承達古人之意焉。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以為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德矣。夫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

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豈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意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

太熙
元號

也。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意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

肅至而元魏遠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其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其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其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

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卹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本不足稱也然書不可廢尚存述古對議存焉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極也或力不足者斯止矣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輝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

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嚴凝焉目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何長及政抑可使備負矣子曰宗祖廢而民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文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謀曰老夫亦何異之子振頰綱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士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

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二帝三王可與共憂矣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王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共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心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

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居而安
動而變可以佐玉矣董常之喪子赴洛道於沔池主人不
授館子有饑色坐荆棘間讀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
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人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
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饗焉賈瓊請絕
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
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子曰我未見謙
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
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
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燠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

東海王光武太子名子孫明於故曰義

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
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
物息矣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
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
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
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杜淹問七制之主
子曰有大功也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或問楚
元王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問東平王蒼
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保終策寵不亦宜
矣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
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崇德書院 文中子曰 卷二

魏相篇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子曰孰謂齊文
宣魯而善揚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信也謂爾朱榮忠吾
不信也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人謂
不密吾不信也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
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
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
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子遊馬
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實威進曰
夫子遂得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
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孰我仇仇亦不我力

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實威曰終喻絕險曾是不億
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子曰書以辨事
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
來先王之蘊畫矣王莽逸曰惜哉夫子不仕詰人徒生矣
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
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
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貴罰此夫子所以
生也叔情問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
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賈瓊曰
中山吳歆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
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

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无恬然若無所思裴嘉有婚會薛
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
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
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
義舉而皇極立矣董常曰夫子大經皇極之能事畢矣文
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
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
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
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執小義妨
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所謂皇之不極御河之役
子聞之曰人力盡天子居家不替若問禮問人問子子曰

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
介子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敢於天命乎春秋抗王而
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
所歸乎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
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
有竊之而成名者况躬親哉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
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聞之曰君
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
為君子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
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
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

我未之見也。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意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

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虞世基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持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舒。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窒也，忿憾者仁之騰也，纖怯者義之蠹也。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余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

之謂乎。子述婚禮。賈瓊曰：今皆亡。又馬用續。子曰：瓊爾無輕視。無謂俗姑存之可也。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洽。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子讀說苑曰：可以輔教矣。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類，類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激而不瞬，口敦如也。弱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佞然而後應，浪驚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載馬，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六杖。

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偽靜詐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迎，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

三有
乃老
子三
寶

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如不得斯無性者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思

以下人芮城府君讀說范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子以進物不亦可乎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入款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道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无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訐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民用僭或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荅薛收曰君子

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
乎子謂仇璋薛牧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
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
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
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邪子曰誠哉
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
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
何也已矣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

同

福可求矣程元曰敬輒玉音服之無數文中子曰履德而
師易子而教今亡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
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董常
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夫子聞之曰仁亦不
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羨焉惟精惟一誠先登于岸常出
曰慮不及精思不及慮焉能無咎焉能不違繫師玄聞董
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
夫子十五為八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憾者也然白首
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門人有問姚
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
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

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
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
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
具邪？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
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
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
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
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
盡性。若騷而語春秋，則蕩志誣義；騷而語樂，則喧德敗度。
騷而語書，則狎法；騷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
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

聖人
論曰
惟
五交
乃生
義

然後形乎遠，宜其深乎。宜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子曰：陰亂運也。有乘
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
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遼東
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
或問續經薛牧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邪？吾將飾誠以
請對。愚者非邪？吾獨柰之何。因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
曰：五交三舉，劉峻亦知言哉。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
已，可謂忠乎。子曰：讓矣。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
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何有如晦出，謂實威。
曰：讜人容其許，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

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衰敗不及仁壽
叔休曰何謂也子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邪
賈夔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歎義生於豐故富
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
老死不相往還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
五服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群居不知愛敬上如
標枝下如野鹿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灘
朴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
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
平殷紂承之而天下跛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
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

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
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子曰以性制情
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
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賈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
至焉子曰董常近之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子曰
大雅或幾於道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或問陶元
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
於閉關矣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
天之道也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
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敢問

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率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賁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

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兆之矣。元經何以不興乎。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

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
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
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微曰：
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
說子。微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
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
罪也。姚弋弇困於窈房，玄齡曰：傷哉窈也。盍請乎？姚弋弇曰：古
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况為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
唯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子曰：雖

適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達。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父通
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
關朗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
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
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
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
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
不悔。悲夫！子曰：吾於續書无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
樂則述章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
而正皇始。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於
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

正始

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魏亦為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永處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門人竇威。賈瓊。魏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暉。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



